



道

卷



藏

肆



巴蜀書社

輯



要

(縮印本)



B951

7

:4

卷肆

道

藏

輯

要

《道藏輯要》(縮印本)第四冊目錄

南華真經

一

文始真經

二九九

冲虚至德真經

三二一

通玄真經

三六七

洞靈真經

三九五

太極葛仙公傳

四〇七

參同契(雲陽道人闡幽)

四一五

參同契(上陽子注)

四五四

參同契(抱一子注)

四七四

人藥鏡

四八六

淮南鴻烈解

四九五

南華真經注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載其狂言言雖無自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關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為則隨感而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遊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之統序萬物之性遠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造物之自造也其言安經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誠微言難泰然遺放而不放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疏序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為之情淡明獨化之旨冥鈞維九流括義百氏區中之主教實象外之微旨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陽明縣師長安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其周之末救蒼生之業薄躬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言大而博其言深而遠非下士之所問豈淺識之能究所言之者非有德之結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被書為簡以草為編簡簡成篇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甲書之於策

疏序

小車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游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道者銷也道者遠也銷盡有為累遠見無為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遙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逍遙靡所不為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第三稜夜云逍遙者誰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

道藏輯要

遊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難為難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遊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遊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者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滯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博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靈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范化同功即寂即道藏輯要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周莊周著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 逍遙遊第一 注夫大小理殊而致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如其能自然其分道通一也豈有勝負於其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冥猶海也取其溟溟無涯故謂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 道藏輯要

道藏輯要

略之 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嶽而捨故舟堅以趨新故化魚為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鳴之昏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疏魚論其翼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修短巨細故下文云未自知其修者也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欲振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負背青天為翺翔判淺度雲漢垂陰市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篇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惜心於其間哉 疏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鯀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



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為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為其長中央麒麟三百六十聖人為其長通而為語故名龍為龜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注物各有其性各有其極譬如年知日鼓尚之所及歲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情其一方未自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入遺彼忘我實此存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也故統小大者無小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身齊死生者無死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六 牛集一  
無生者也有乎死生則雖大橋之與蟪蛄彭祖之與胡朔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其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疏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真靈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正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  
奚以知其然也  
疏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懸解耶假設其間以生後答

別固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疏此答而問也朝菌者謂天時雨於露壤之上濕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朝而死于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時數日便暮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根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爾則朝生野死蟬則夏長秋殞斯言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為春以果落為秋冥靈生於

楚之南以二千歲為一年也而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為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為歲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及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注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眾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其極也苟知其極則雖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天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疏彭祖者姓篈名篈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生能調鼎進雉羹於堯舜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履夏經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特聞聞於世而世人比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祖與性遇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植菌混彭廟各止其分而性命安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注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賜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疏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鏡上身長九尺任夏為諸侯有聖德諸侯歸之遭桀無道因於夏桀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為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棘蓋字之誤也而棘既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固而任之成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六 牛集一  
九  
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鏡上身長九尺任夏為諸侯有聖德諸侯歸之遭桀無道因於夏桀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為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棘蓋字之誤也而棘既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固而任之成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窮鱗多北自其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

疏鯢長也地以草為毛髮北方寒洳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鱗所謂不毛之地鯢魚廣闊數千里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溟海鯢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鯢鵬是為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郭重慶物以成其義者也  
有鳥焉其名為鷦鷯若太山巖若垂天之雲捕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南

疏鷦鷯青巨狀若秦雀旋風曲戾猶如羊角既而淺度其翼邊絕雲霄鼓怒放暢周旋南海故禦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天啓問而誌之是也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之六 牛集一  
十  
注各以得性為至自謙為極也向言一蟲殊異故所至不同或翔天池或坐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鼓瑟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疏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鷦鷯也八尺曰仞羽翮猶翅戲也而鷦鷯小鳥縱任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哩九萬之遠適庶數仞之近飛斯蓋辯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一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固是甚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落一官自有名與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弘博可使而徵成邦因安自察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視已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注未能齊故有笑

道 4—3

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榮氏宋人也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遺無故笑宰官之徒滯於腐麻虛漢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齊今則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間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注濟自得也

疏舉皆也物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舉率土非毀亦不如其沮喪審自得也

定平內外之分注內我而外物

疏榮子知內既非我外亦非物內外雙遺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忒也

辯乎榮辱之境注榮已而辱人

疏忘物沮於非譽混塵通於榮辱故能反照明乎心智空靈辯於物境不復內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也

斯已矣注亦不能復過此

疏斯此也已止也宋榮智德止盡於斯也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注疏一 牛集一 卷一 注疏一 疏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注足於身故開於世也

疏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直而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注唯能自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疏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謂在偏滯故於無待之心未立道逸之趣智尚虧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等也注冷然輕妙之貌

疏姓列名無遠邠人也與鄭繡公同時師於壺邱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遊冷然輕舉所以輕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反注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疏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則反歸家未能無所不乘故不可一時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注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

疏致得也被列御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焚蕪無心虛懷任運非關役情取捨汲汲求之欲明為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彼留慮去之遠矣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注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疏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悉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乘者方盡逍遙之妙致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

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味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細乎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注疏一 牛集一 卷一 注疏一 疏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李暉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與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待何待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舉靈以變化苟无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迎哉明則徹於无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故曰至人无已注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

神人无功注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

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无功

聖人无名注聖人善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請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无待之德彰其體用故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道藏輯要南華真經注疏一 牛集一 卷一 注疏一 疏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疏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勸母慶都都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鏡上而豐下肩有八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二

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於陽城諡曰堯依法法以舜傳聖曰堯言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齋缺依山而食澗水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堯父欲窮索而堯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諡曰箕公即堯之師也

疏燭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日一雨謂之晴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滂沱無勞浸灌之澤矣既猶謙謙退已進人所以致此之辭威推仲武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疏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竟既師於許由故謂之為夫子若仲武立為天子宮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為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將帝位讓與賢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注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壽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常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疏治謂理也既並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荒盡皆窮謐何勞讓我也雖然莊文則彫堯而推許郭郭注乃劣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助大聖仲武大賢許由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辰汾陽而喪天下許由不喪其俗獨立高

山圖照漏澗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神讓之迹故有燭火之談郭生察无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說可謂探微窮隱了文合義其言况无所稍嫌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實乎注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无對於天下而許由與堯與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與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无行而不與白姓其者亦无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術尚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二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待乎內主斯有

為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  
疏許由假寔箕山道通頤水膾炙榮利厭穢聲名而高廢勃致請猶帝代已許由若高九五將為禹來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實起實則身內是主名便身外是實捨主取實與內求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為實也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假風飲河不過滿腹  
注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疏鷓鴣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桃蟻好深處而巧為巢也假風形大小如牛亦名色脚脚脚有三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鷓鴣巢一枝之外不似茂林深澗滴腹之餘无勞浩汗况許由安茲遂寧不顧金閨樂彼疏食誰勞天食也

歸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為  
注均之無用而鷓鴣有之則夫懷賢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子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爵讓故謂云君宜速還鷓鴣屋歸反紫微神讓之辭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无川九五之貴于何用為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俎而代之矣  
注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為獸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道藏輯要  
注堯一  
各辭其所過此乃天下之至寶也各得其寶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於道適一也  
疏庖人謂宰庖厨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爵也俎肉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介膳夫懈息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濫職棄於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神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就茲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辭於所到也已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疏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也接輿者姓陸名地字接輿楚

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伴狂不仕常以躬耕為務楚王知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馬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避山海莫知所終肩吾問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問接輿之言也莊生尚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也

大而天宮往而不反吾猶怖其言稱河漢而无極也  
疏所問接輿之言極而無的當一往而陳規概自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恐猶如上天河漢汎汎過海而尋其源疏略无窮極也

大有過庭不近人情焉  
道藏輯要  
注堯一  
疏連處猶過庭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接輿之言不似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情故大言不合於里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疏連通之說其意謂若何此則反質肩吾所問  
曰竊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注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纏繞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問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聖者之不虧或今言聖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无由識故乃託之於絕界之外而推之於

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外傷內  
疏竊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黃海之外有神聖之人成機應物時須辨謂即堯舜時須于戈即為湯武神約柔明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雖居廟廟无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榮不榮未嘗取其潔淨綽約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純遠此明堯之威德紛其玄妙故託之絕界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蓋寄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以壽其所况此即肩吾述已言間以勞連叔之辭者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道藏輯要  
注堯一  
牛集一

道藏輯要  
注堯一  
牛集一

道藏輯要  
注堯一  
牛集一

道藏輯要  
注堯一  
牛集一

道藏輯要  
注堯一  
牛集一

道藏輯要  
注堯一  
牛集一



注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時稟自然之妙氣

疏五穀者養稷麻菽麥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攝精神之精靈稷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得非五穀之所為託風靈以清虛壹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御飛龍無心順物故曰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注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開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在無物而不順則浮雲乘爽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也枯木止若凝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疏凝靜也疵癘疾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述一時動寂俱妙澹照潛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人無災害物无枉聖人之處世有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一 牛集一 卷一 疏

連叔曰然賢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賢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幾言哉夫知亦有之

注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真自哉

疏賢者謂眼無睜睜冥冥如鼓皮也賢者其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豈有物之常情也既賢既賢不可示之以辭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骸獨有之耶是以問接與之言謂為狂而不信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注謂此接與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賢者謂無

此理

疏是者指斥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女也指此接與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綉紉澁澁為君子所求但智之賢者謂無此理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斷乎亂辨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礴萬物无物不然而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无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冥舜之名者常以不爲道藏輯要

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疏之是語助亦效美也旁礴猶混同也所求也孰誰也之人者歎美是聖人之德者歎美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羣品混同萬物制取百靈世道荒淫若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感无心誰背勞形弊弊經營區宇以事爲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爲无爲事无事又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一 牛集一 卷一 疏

注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注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己况消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直前而自然與會會疏稱至也夫達於生死則无死无生宜於水火則不溺不熱假令陽九流金之災百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爲故郭注云死生无變於己何况消熱之間也哉

是其塵垢穢穢將猶陶鑄舜者也執肯以物爲事

注蓋賢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蓋賢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資焉今所稱舜者徒名其塵垢穢

糠耳

疏散爲塵垢穢爲垢穢皮曰糠謂最物也鑽金曰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一 牛集一 卷一 疏

鑄純土曰陶陶法製器傳聖曰堯仁德威曰舜夫堯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批糠論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煩瑣倭妄將彼塵垢銀鑄爲器用此批糠擬填作舜豈知妙體可言耶是以誰肯以物爲事者也

宋人賣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交身无所用之疏此起得也賣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交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賣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質迥往來乃以章甫爲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鬟承冠越人斷髮交身資貨使成无用亦如榮華本猶帶者富貴起自駑駘務既微道洞忘故能无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堯之无所用天下爲亦猶越人无所用章甫耳

郭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堯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自然喪其天下焉

注夫堯之无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然道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曾然喪之而曾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其真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道藏輯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一 牛集一 卷一 疏

堯豈識其真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彼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

梁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矣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

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於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冀堯都也嘗然者寂寥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遺溺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

道境超茲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一 牛集一 卷一 疏

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

萬機自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雙照物  
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人齊其所以  
易嘗信此即而馬彪將四子為雷缺使未達於遠理劉瓛推  
份水於射山更遂成於近事今所解釋利異於斯故郭注云  
四子者蓋言明矣之一於異耳世徒見異之迹豈識其  
真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疏性惡名施宋人也為梁國相謂請也貽道也瓠匏之類也  
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安邑國號為魏後為強秦所逼徙於  
大梁復改為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瓠之譬以識  
道藏輯要

莊子之下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故致此詞而更相激  
發者也

我樹之成而實玉石以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疏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種瓠之成就生  
子甚大容受玉石仍持此瓠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自  
勝舉也

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豈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指  
之

疏剖分割之也瓢勺也瓠落平淺也豈然虛大也指打破也  
用而盛水虛脆不能自勝分割為瓢平淺不容多物故謂无  
用打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救時要有同此瓠須屏削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  
以泔泔為事

注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泔泔於水中也

疏泔泔泔泔也統繫也世世年也宋人隆冬泔水漂絮以作  
牽離手指生瘡拘拆有同龜背故世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  
手不拘拆故得泔泔水中保斯事業永无虧折又云泔泔也  
統細也謂之細於水之中泔也

客問之謂其方百金

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為一金也他國遊客偶聞之謂問手  
百歲母史

疴一術遂費百金之價者也

遺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泔泔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費技百金  
請與之

疏泔泔也估價既高聚族謀議世世泔泔為利蓋穿一朝賣  
術實獲極多異口同音會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  
人裂地而封之

疏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戈相接必用艦船戰士隆冬手多  
拘拆而客索勇雄才天生資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  
難侵吳王使之將帥類此名粟而兵手不拘拆旌旗才舉  
越人亂賊獲此大捷獻凱而旋勵庸著昨之勇上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泔統則所用之藥也  
疏或不定也方藥无二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以封侯宋  
人用之以泔泔此則所用工拙之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搥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愛其瓠落  
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注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其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  
遙也

疏搥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精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  
人所謂腰舟者也蓬草名學曲不直也夫效也言大瓠浮汎  
道藏輯要

江湖可以舟船淪洳至教與行世境可以濟渡昏迷而惠生  
既有蓬心未能直達之理故妄起指擊之譬諷刺莊子之書  
為用失宜深可歎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枏

疏枏枏漆之類也其臭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虛假相  
與與之未知的當故言人謂之枏也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  
者不顧

疏擁腫臃腫也卷曲不端直也規圓而矩方塗道也枏枏之  
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學空繩墨不加方圓无取立之

行路之旁匠人自不願斲也

今子之言大而無用斲所同去也

疏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願自斲迂讓无用成所不歸此合  
喻者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放者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疏狸野貓也跳梁跳走躑也辟法也謂機關之類也罔罟罟  
罟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乎卑伏其身伺候微慢之鼠  
東西跳躑不避罟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死罔罟之中  
皆以利或其所小不謀大故也亦猶雀跪曲脊執持聖德偽情  
道藏輯要

矧性以要時利而難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秦即是其事  
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斲牛猶斲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道望如天際之  
雲蔽濛之中迢遙善性跳梁執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  
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疏无何有猶无有也莫无也謂寬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惡  
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也

彷彿乎无為其備適乎疑曰其下

疏彷彿擬任之名適適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有文耳  
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陰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  
憩息徒倚順步殿跂其下亦猶莊子之言无為虛淡可以逍  
遙適性陰庇養生也

不天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則物皆  
逍遙也

疏擁腫不材學曲无取匠人不願斤斧无加天折之災何從  
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无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  
莊子之言乖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既不天枉於世

齊物論第二夫自是非而非彼笑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非非笑我而我我之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囁嚅焉似喪其耦  
注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嗜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古人清貧多以居  
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  
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清高而託為論首隱  
也囁歎也嗜焉解體貌耦匹也為身與神為匹物與我為  
耦也子綦隱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形去  
智際焉驗體身心俱遺物我兼忘故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一

如死灰乎  
注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  
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若立枯木動若運枯枝  
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  
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疏姓顏行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待如何  
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遠使形將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  
而無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注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若子綦也

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之達隱几實其時怪其寂泊  
无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也我汝知之乎  
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  
外內然後超然自得  
疏而由汝也喪由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  
智兩忘物我雙忘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原  
知不

汝聞人頽而未聞地頽汝聞地頽而未聞天頽夫  
注籍籍也夫籍籍與委委商異律故者短長高下籍籍之聲  
聲雖萬殊而所與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  
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籍見矣  
疏人籍籍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較風劫聲作也夫籍籍參  
差所受爰足況之風物咸真自然故寄此一籍以明三籍之  
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方

疏方道術也雖聞其方未解其義故詞三籍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多為風  
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  
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謂大矣故遂以大塊為  
名  
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  
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中噫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為風也  
是唯无作則萬物怒鳴  
注言風唯无作則萬物怒鳴而為聲也  
疏是者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大風唯唯不藉其動作則  
萬殊之穴皆鼓怒呼叫也  
而獨不聞之與參乎  
注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一

注大風之所扇也  
疏寥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參寥清吹游揚山林遂  
使樹木枝條得佳扇動世皆其觀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  
大木百圍之窟穴似窠似口似耳似枅似圓似似注者似汚  
者  
注此略舉眾竅之所似  
疏窠穴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枅是也圓高微圓也木  
之耳孔或似舍之枅枅或注曲而攤腫或注下而不平形勢  
无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妍或聚  
之造化  
激者謂者吐者吸者吐者諫者矣者咬者  
注此略舉眾竅之聲殊  
疏激者如水滿激聲也諫者如箭鏃頭孔聲吐者咄聲也吸  
者如呼吸聲也吐者如叫呼聲也諫者哭聲也矣者深也若  
深谷然咬者長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吹木竅還作  
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器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合  
小大天霄未足以相傾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嗚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注夫聲之官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  
當其分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一

疏冷小風也飄大風也子嗚皆是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  
也故冷清微風和聲即小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會  
无勝劣以况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眾竅為虛  
注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虛實雖異其  
於各得則同  
疏厲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眾竅虛及其動則眾竅  
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耳况四序盈虛一儀生殺既无心於  
亭毒豈有意於度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一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疏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無是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游曰地籍則眾寡是已人籍則比竹是已故問天籍疏地籍則眾寡之徒人籍則籍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可知唯天籍深玄幸難頓悟故陳庸味請決所疑

子禁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道藏輯要 牛集一  
注疏一

注此天籍也夫天籍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寡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曾而成一天耳夫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或者謂天籍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真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疏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夫天籍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比竹眾寡接乎有生之類是爾豈夫天生者誰乎蓋造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待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眾乃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稱所受咸率自知豈藉他哉此天籍也故知蒼生夏長目視耳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然使其自己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出心智所謂亭之謂之此天籍之大意者也

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籍也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籍也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籍也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籍也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籍也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籍也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籍也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籍也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籍也

疏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辟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之然也欲明羣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取其然故知怒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籍之義者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注此蓋知之不同  
疏閑閑寬裕也問問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无是无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問問而分別无是无非故閑閑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注此蓋言語之異  
疏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論理大言由如猛火炎熾原野清濁无遺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无益教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注此蓋痛寐之異  
疏凡鄙之人心靈馳驟耽帶前境无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明而取染也與接為構日以心關繞者密者

注此蓋交接之異  
疏構合也舊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交接世事構合道藏輯要 牛集一  
注疏一

根塵妄心既重竭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鬪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憊憊大恐纒纒  
注此蓋恐憊之異

疏憊憊怵惕也纒纒沮喪也夫境有違從而心恆憂慮慮其不遂恐懼交侵是以小恐憊憊而怵惕大恐纒纒而沮喪也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機牙也括箭栝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栝發情拒害猛若箭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注此蓋動止之異  
疏詛盟也詛盟也言役意是非由如詛盟詛盟心取境不異其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目消也  
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皆遷驟如髮得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漸消滅人之衰老其狀例然其消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注其消而途往有如此者

疏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皆道乖真欲使復命還原道藏輯要 牛集一  
注疏一

无由可致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也  
注其厭沒於秋老而愈湮有如此者

疏厭沒消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惑情堅固有類緘絕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湮  
近死之心莫復復陽也  
注其利患輕禍陰結遠志有如此者

疏莫先也陽生也耽滯之心鄰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先由得之  
喜惡哀樂虛歎變態姚佚啓愆  
注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迷則哀怒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歡悅樂則形於舞抃怒則當時曠憾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揆度未來歎則咨嗟已狂變則改易舊事熱則屈伏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擲筆縱放放則開張情欲盛則嬌淫冶眾生心識變轉无窮略而言之有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樂出虛感成商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籍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

注此蓋動止之異

疏詛盟也詛盟也言役意是非由如詛盟詛盟心取境不異其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目消也  
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皆遷驟如髮得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漸消滅人之衰老其狀例然其消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注其消而途往有如此者

疏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皆道乖真欲使復命還原道藏輯要 牛集一  
注疏一

无由可致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也  
注其厭沒於秋老而愈湮有如此者

疏厭沒消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惑情堅固有類緘絕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湮  
近死之心莫復復陽也  
注其利患輕禍陰結遠志有如此者

疏莫先也陽生也耽滯之心鄰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先由得之  
喜惡哀樂虛歎變態姚佚啓愆  
注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迷則哀怒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歡悅樂則形於舞抃怒則當時曠憾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揆度未來歎則咨嗟已狂變則改易舊事熱則屈伏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擲筆縱放放則開張情欲盛則嬌淫冶眾生心識變轉无窮略而言之有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樂出虛感成商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籍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籍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籍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籍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籍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籍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

注疏  
其然彌同也  
疏夫簾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濕鬱氣蒸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一儀萬物虛假不真從无生有例如菌樂淨幻若其已怒何施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注日夜相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然而耳

疏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遞代互為前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已乎已乎且莫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注言其自生  
疏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起心慮度不如止思又重推且尋瑕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妄不真推求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无我非我所取是亦近矣  
注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疏彼自然也取與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无有我誰要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然則我其理非遺故曰是亦近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一  
而不知其所為使  
注凡物芸芸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

疏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覆之非相為使充勞措意直置任之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狀  
注萬物萬情起念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者真宰之狀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使物然也

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真性竟无宰主朕迹故肇從何而得

可行已信

注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  
疏信已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

而不見其形  
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疏物皆信已而行不見信可行之貌者也

有情而死形  
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疏有可行之情智先信已之形質

百骸九竅六藏既而存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一  
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

疏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溺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藏肝心脾肺腎也賤備也言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事以成一身故言存

吾誰與為親  
注直自存耳  
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注皆悅之則是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賤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

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疎私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自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既然在物亦爾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注君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背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

疏臣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臣行步則足為君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為乎非關係親疎故為君臣也郭注云

牛集一

注疏  
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治國治身內外死異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注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疏夫臣妾御用各有職司知手執脚行當分自足得為手之不足而脚為行乎蓋天機自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果此手足諸事可知也

其遞相為君臣乎  
注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死錯意於當而必自當也

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下而遞代為君臣乎也任置无心而必自當也

其有真君存焉  
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

疏直道忘懷先勞措意此即真君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捨之心皆黃等色本无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无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无有真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一  
注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皇隸猶不猶毀壞而自安其業故知真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入忘其本則毀棄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夫心境相感欲染斯真是以求得稱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斯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櫻心道相親之无損益於其真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

疏夫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安得易融以為

如是故形性一成終不中途亡夫適可守其分內得盡天年矣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注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眾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

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乃逆也應順也羣品云云銳情遠境境既有逆有順心便

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速如馳驟唯知食境曾死止息格量物  
理深可悲傷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聖

牛集一

注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  
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无時可見也

疏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止不休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  
役沒命貪殘持影繫風功成何日

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爾爾然不知所以好此  
之歸趣云何也

疏爾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僞勢役心虛形魂既弊爾然困  
苦直以信心好此貪殘貪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  
可哀歎

人謂之不死矣益

注言其與死同

疏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不已有損行業死益神氣可謂雖  
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注言其心形並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  
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然由如此也念念遷移新流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而  
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也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注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  
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  
異至於生不由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疏芒昧闇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世皆或豈有一人不  
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智用明達俯仰塵俗故云而我獨芒  
郭注稍乖今不依用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

注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  
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疏夫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執之  
心師之以為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无師乎

矣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  
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疏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己之短唯欲斥他  
為短自取為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晉至也

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  
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无故至人兩順之

疏吳越路遠必須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聖

牛集一

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  
別而後是非先達途而後至越

是以无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出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注理无是非而或者以為有以此无有為有也或心已成雖  
聖人不能無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疏夏禹文字印鯀子啓父也諡法泉源流通曰禹又云受禪  
成功曰禹理无是非而或者為有用无有為有也迷執曰

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合其解悟莊生深懷慈救  
獨奈之何故付之以自若不强知之者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異聲法而言者必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時未定也

注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見我及非之故未定也未  
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成言我是僉曰彼非既彼我情偏  
故獨未定者也

其未嘗有言邪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聖

牛集一

注以為无言邪則據已已有言

疏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是既  
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故不足稱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  
執是非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為无言也

其以為異於聲音亦有辨乎其无辨乎

注夫言與聲音其致一也有辨无辨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  
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疏辨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聲音也言亦帶發曰聲  
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於鳥之有聲無辨故將言  
說異於聲音者恐未足以為別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疏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真非偽於何逃匿而真偽生  
焉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注道惡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疏至教至言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注皆存  
疏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无不徧於何不在乎所以  
在偽在真而非真非偽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注皆可

疏之道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邪故可是可非而非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子云大道廣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其為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疏榮華者謂浮華美言也只為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言言所以老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宋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緜緩化其弟緜成於墨者尚道也尚賢崇禮食以兼愛摩頂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在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傲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一賢故指此一賢為亂羣之帥是知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一  
吳  
牛集一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異方也  
疏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為彼為非彼亦以汝為非自以為是故自用己是言彼非各用己非非彼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非也欲明无是非則莫若以儒墨及道相明反道相明

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非是則无是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己為是今欲無非非是是是作非者无過還用彼我反道相明反道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无非所是者非是則无是无是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注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  
疏注曰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也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也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此注理盡无勞別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一  
吳  
牛集一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疏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為是使則知之物之有偏也例皆知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无是非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悟也  
彼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注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死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死矣矣死生死死不可故情遷之辯言所不能同也至於各異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疏方將也言彼此是非无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出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為生死者將生為死亦如是者以是為是而非者以是為非故知因是非而非因非而非

是則无是矣因是而非則无非矣是以无是非非死生死死可死不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注夫極論者因天下之是非而非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疏夫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非得非直置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得無非無是無是奪有而別證無是亦彼也  
注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也  
注彼亦自以為是  
疏我自以為是亦為彼所非我以彼為非彼亦以自為是也彼亦一是一非此亦一是一非  
注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一非有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注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定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一  
吳  
牛集一

彼故彼是行無未定也  
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獨推討舉體深虛白以為是此則不無為彼所彼此則不有無彼此未可決疑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注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合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偶對也樞要也樞要也樞要也樞要也樞要也樞要也樞要也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而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而後深所以為次也  
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

道 4-12

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一

窅中者真空 道環中空矣以明無言無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注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

空得中者雖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一無窮莫不相非故非亦一無窮

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養生乘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 卷一 牛集一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指手指也馬戲獅也喻比也言人是非各執彼我異情故

用已指比他指即指他指為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

他指覆為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舉

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託諸物勝負莫先於

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注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

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

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及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

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非所非者

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非非者也 注可於已者即謂之可

不可乎不可 注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

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

者則謂之不可逆順既空故知不可可皆妄也 道行之而成

注無不成也 疏大道虛無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成就故在可成於可

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 物謂之而然

注無不然也 疏物情顛倒不達遠從虛計是非妄為然不

強乎然於然強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乃達執為然於何不然

為不然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 卷一 牛集一

疏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為行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

不可然則不然耶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疏蔡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 故為是與非與極腐與西施快悅惱怪道通為一

注夫楚而極腐與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

規矩哉故與縱橫好醜快悅惱怪性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快惱

奇異世情用之為傾側故有是非不可達執其分今以玄道

觀之末來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

通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

注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 疏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散無恆不可定執此

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 注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注疏 卷一 牛集一 其成也毀也

疏或於此為成於彼為毀物之涉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也

伐木為舍等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被也故一器成與毀猶無是與

非也 疏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

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疏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之聲故能去彼二偏

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寄用琴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

莫不悵暢而自得也 疏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馭億兆而寄用琴才者其惟



因是已  
注遠者因而不作

疏夫遠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猶彼我而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措措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注夫遠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疏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夫至人無心有感斯應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謂自然之道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疏夫玄道妙一常湛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遊適言辭而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以異矣不足賴也

不知至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謂之朝三

疏此起疑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狙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狙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道哉辨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一

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狙狙之惑因所好而自是也  
疏此解特也狙狙猴也賦付與也芋稜子也似栗而小也列子曰宋有狙狙老翁善解其意賦狙曰吾與汝芋朝三而暮四足乎狙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狙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一名既

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者亦何異狙狙之惑耶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

疏夫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遠道聖人虛懷不執故能如是於無是非於無非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

是之謂兩行  
注任天下之是非  
疏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至道極之名也道古聖人運智虛妙離復和化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常實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惡乎至  
道哉辨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一

疏假設疑問於何而道釋耶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哉矣不可以加矣

注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疏未始猶未曾也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湧然虛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答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注雖未始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初學大賢類乎聖境雖復冥空有之異而未嘗封執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通欲離除滯物之情已有別識易遺是非之見猶忘也

是非之形也道之所以虧也  
注豈非乃全也

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謂情無是非非達人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而妙理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下同彼我也

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染之情於是乎成其矣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注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疏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成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決定虧成理非暫錄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音迴響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道不彰聲而聲全欲成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插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真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校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眠

疏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其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官擊節枝也梧琴也今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

共同一伎况檢輿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

道哉辨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一

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己又疲意遂使桂策假寐以復凭几而

眠三子之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至於暮木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注言此三子唯不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也

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斲之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